

负继承：加缪与圣经的张力

作者 秦莉 · SDE 学员 · 约 0.7 万字 · 发表于 2026年7月17日

摘要

加缪始终是一个悖论人物：一个自称非信徒的作家，写着满是圣经语气的文字。既有讨论多在"他离信仰有多近"上摇摆，本文改换提问：他从圣经继承的究竟是哪一层？本文提出，圣经的张力文本内部存在两个并存而不总咬合的地层——并置层（张力被保存：《约伯记》的旋风不给逻辑解释，《传道书》保持开放，《诗篇》第八十八篇通篇哀告而终于黑暗）与收束层（张力被导入超越性的化解：显现、恩典、复活）。加缪的荒诞哲学是对圣经张力的负继承：完整继承并置层的形式装置，同时切除收束层的化解装置——他以"哲学自杀"点名批判的克尔凯郭尔与舍斯托夫，正是试图重新安装收束层的人。这一剖层模型在与希腊悲剧、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个竞争来源的正面裁决中得到限定与支持：希腊给了他限度与正午，圣经并置层给了他"向一个不回应的你控诉"的第二人称形式。本文依次以《反与正》《婚礼集》的哀叹—赞美并置、《局外人》神父场景对约伯之友的倒写、《鼠疫》对神义论辩论的舞台化、《西西弗神话》的系统化为证据链，并说明该模型如何解释加缪研究中"隐秘的宗教心灵"与"纯粹无神论者"两种读法长期并存的现象——它们各自抓住了一个地层。文末划定命题边界，并给出语料分布、形式分布与生成路径三条可查证的检验。

关键词：加缪；荒诞；圣经；负继承；并置层；收束层；神义论；世俗化救赎

一、既非信徒，也非陌生人：一个需要被精确化的关系

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中，加缪站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。他明确拒绝上帝的存在，自称非信徒，一九四八年在拉图尔—莫布尔的多明我会修院面对修士们发言时，他坚持以不信者的身份对话而拒绝嘲笑信仰[1]。可与此同时，他的文字充满圣经的语气、象征与结构：《反与正》《婚礼集》里格言式的沉重与突然的抒情，《局外人》里对悔改的逼问，《鼠疫》里整场关于苦难与公义的争辩，《西西弗神话》里人对沉默世界的控诉。生命与死亡、意义与虚空、希望与绝望——这些对立面在他笔下从不相互消灭，而是并置、对抗，并在张力中获得形状。

这个悖论催生了两派长期并存的读法。一派把他读成隐秘的宗教心灵：一个被信仰的形式浸透、只差最后一步的人；另一派把他读成无神论的终极表达：一个与宗教彻底断裂的现代人。两派各自都能在文本里找到抓手，也各自都解释不了对方的抓手——这个僵局本身，提示问题问错了。"他离信仰有多近"是一个刻度性的问题，预设了一条从信到不信的单一直线；而加缪与圣经的真实关系，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一个点，而是一次剖层的动作。

本文的判断由此出发：圣经的张力文本内部本来就存在两个地层——一个保存张力的**并置层**，一个化解张力的**收束层**——二者并存于正典之内，却不总是咬合。加缪做的，不是继承圣经或者拒绝圣经这种整体动作，而是**负继承**：把并置层作为形式装置整层拿走，把收束层作为化解装置整层切除。这个模型如果成立，它必须做到三件事：在圣经文本内部指认出那两个地层确实分离地存在（第二节）；在加缪的全部创作阶段追踪负继承的操作痕迹（第三节）；在与希腊悲剧、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个竞争来源的正面裁决中守住自己的地盘（第四节）。而它换来的回报是：荒诞哲学的生成链条与救赎结构的世俗化改写，都获得一个统一的解释（第五节），并且整个命题可以被查证与推翻（第六节）。

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为这一问题的严肃性作保：加缪对圣经传统的熟悉不是文学氛围性的。一九三六年，他在阿尔及尔大学完成的高等研究文凭论文，题目正是《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》，处理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[2]。一个二十三岁就在学理层面解剖过基督教思想内部张力的人，后来写出满是圣经语法的无神论哲学——这不是巧合的候选项，这是需要机制解释的现象。

二、圣经张力的两个地层：并置层与收束层

圣经不只是宗教文献，也是人类精神史上张力密度最高的文本群之一。但笼统地说"圣经有张力"没有分辨力——要害在于，正典内部对张力的处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操作，它们层叠共存，却服从不同的逻辑。

并置层：张力被保存。《约伯记》是它的第一根柱子。义人约伯无过而受大苦，他的问题是根本性的：义人为何受苦，公义的上帝为何沉默？这里的张力有三重——经验的张力（义与祸的不匹配颠覆了报应常识）、语言的张力（朋友们维护因果报应的神学，约伯坚持经验事实：我无辜，但我受苦）、以及最尖锐的，神的沉默。而全书最惊人的地方在结尾的处理：上帝终于从旋风中显现，却**并未给出逻辑解释**——祂展示创造的浩瀚，却不回答"为什么是我"。文本自己拒绝了收束：苦难被承受，而不是被说明。《传道书》是第二根柱子。"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"（传一2）的宣告与"人在日光之下所得的究竟是什么"的追问反复对撞，虚空不可否认，渴望不可压抑，全卷把这对矛盾**保持为开放**；卷末"敬畏上帝、谨守诫命"（传十二13）的劝勉与全卷基调之间的落差，历代注家早已注意——收束像是缝在一件不收束的衣服外面的边。《诗篇》是第三根柱子。大量哀歌以"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"（诗二二1）这样的赤裸控诉开头，又在尾声突转赞美——**哀叹与赞美之间没有逻辑过渡，只有并置**。而第八十八篇走得更远：通篇哀告，直到最后一节仍陷在黑暗里，全无转向——正典容纳了一首不回头的哀歌。这三根柱子共同证明：**保存张力、拒绝解释、让对立同置**，不是圣经的失误或残篇，而是它内部一个自成一体的文本地层。

收束层：张力被化解。与并置层交错共存的，是把张力导入超越性化解的另一套操作。《约伯记》的散文尾声让约伯双倍复得所失；《传道书》的卷末劝勉把虚空导向敬畏；多数哀歌诗篇终于赞美与信赖；而新约把收束推向高潮——律法显明罪而恩典赐自由，十字架不是终点而是复活的起点。收束层的逻辑是：张力是真实的，但张力是**通道**，它必须被一个来自彼岸的动作——显现、恩典、复活——接住并终结。

两个地层的关键关系是：**并存而不咬合**。旋风的显现在场了，解释却缺席；劝勉缝上了，落差还在；第八十八篇根本没有缝。正典没有把并置层清洗干净，这意味着后世的继承者面前摆着的不是一个整体，而是一个**可以剖开的层叠结构**——你可以整层拿走其中一层。这正是加缪做的事。

三、负继承：加缪拿走了哪一层

负继承在此获得精确定义：**继承保存张力的形式装置，切除化解张力的收束装置**。它不是影响研究里泛泛的"受到圣经影响"，而是一个可在文本操作层面逐段验证的机制。加缪创作的三个阶段，恰好是这一机制由修辞而情境而系统的三次加深。

散文阶段：并置作为文体。《反与正》（1937）与《婚礼集》（1938）的语言带着《传道书》的格言节奏与《诗篇》的情感结构：直面死亡、孤独、贫穷这些极端处境，却拒绝给出宗教安慰；在荒凉里突然插入近乎狂喜的抒情。多年后他在《重返蒂巴萨》（收入《夏》，1954）里写下那句可以为整个文体作证的话："在隆冬，我终于知道，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"隆冬与夏天不构成推论，只构成并置——这是哀歌与赞美的圣经语法，只是祭坛上换成了阳光与大海：**收束的超越者被切除，张力的并置形式完整保留**。

小说阶段：并置作为情境。《局外人》（1942）的临刑场景是《约伯记》的倒写。神父扮演的正是约伯之友的角色——用现成的神学结构逼迫悔改：你为什么不哭，为什么不信，为什么不忏悔？而默尔索是一个反向的约伯：约伯向沉默的上帝控诉并等待回应，默尔索连控诉的对象也一并放弃，在爆发之后，"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心扉"。控诉的形式还在（那场对神父的爆发），控诉的收件人被取消了。《鼠疫》

（1947）则把《约伯记》的辩论整场搬上舞台：帕纳卢神父的第一次布道是标准的神义论——苦难有神意；法官奥东之子在众人眼前死于漫长的痛苦之后，帕纳卢的第二次布道被逼到神义论的悬崖边缘——要么全信，要

么全否；而里厄医生的立场是反神义论的：拒绝解释苦难，选择与病人站在一起。瘟疫最终退去，不因神的介入，而因人的坚忍与互助——**约伯的问题被完整继承，约伯的旋风被删去，收束由人的行动顶替。**

随笔阶段：并置作为哲学。《西西弗神话》（1942）把这一切系统化。荒诞的著名定义——荒诞产生于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峙——正是约伯处境与传道者处境的哲学化：人渴望意义，世界保持沉默。而全书最能暴露负继承机制的，是“哲学自杀”的批判所点的名单：克尔凯郭尔、舍斯托夫、雅斯贝尔斯。这些人是谁？是从荒诞出发、却在最后一步纵身跃入超越的人——**是试图重新安装收束层的人。**加缪对他们的敌意远大于对无神论同行的敌意，这个分布本身就是证据：他的战场在圣经张力的地层学上，他守卫的是并置层的完整，反对的是收束层的复辟。全书终句“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”，则是把收束层被切除之后留下的空位，交给一个世俗的动作来填补——下一节回到这里。

三个阶段合起来，负继承的操作痕迹是连贯的：形式上，哀叹—赞美的并置、控诉—沉默的对话、神义论的辩论被逐一继承；装置上，超越者、旋风、复活被逐一切除。他不是引用圣经，他是在**做圣经的减法**。

四、对手裁决：希腊、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不够

结构相似不等于来源确定——这是本文必须正面处理的缺口。加缪张力结构的候选来源至少还有三个，逐一裁决。

希腊悲剧。这是最强的对手：西西弗本人就是希腊神话人物，《反抗者》（1951）里的“正午思想”明确诉诸希腊的限度与节制。必须让步的让干净：加缪身上确有一条真实的希腊血脉——**限度、正午、对无度的警惕**，这一条本文不予争夺。但希腊的命运是沉默的**它**，不是被控诉的**你**：俄狄浦斯承受神谕，却不存在约伯式的第二人称控诉——向一个本该回应而拒不回应的对象持续说话。而加缪张力场景的形式恰恰是第二人称的：默尔索对神父爆发、里厄与帕纳卢争辩、荒诞被定义为呼唤与沉默的**对峙**。对峙需要一个缺席的对话者——这个形式装置，希腊给不出，约伯与诗篇给得出。裁决结论：希腊解释他的伦理学（限度），解释不了他的戏剧学（控诉的形式）。

尼采。上帝之死似乎足以生成荒诞。但尼采的操作是把收件人连同信一起烧掉：上帝死了，控诉随之失去语法。加缪的奇特之处在于——**信仰没有了，控诉的形式还在**。他继续与沉默争辩，继续让人物向不在场的收件人说话。这正是负继承所预测、而尼采式断裂所无法预测的残留：切除的是收束装置，不是并置形式；地层被剖开，不是被烧毁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加缪与他缠斗最深：《西西弗神话》专章处理基里洛夫，《反抗者》细读伊万·卡拉马佐夫。伊万“归还入场券”的控诉与约伯同源，加缪全盘接收；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控诉最终不是跃入信仰就是崩溃于自毁——收束层以正负两种方式重新合拢。加缪对他的处理方式与对克尔凯郭尔如出一辙：接收控诉，拒绝合拢。裁决结论：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并置层最激烈的现代样本，而加缪对他的**截取方式**本身，再一次显影了负继承的手法。

三场裁决的净结果是一个有边界的命题：加缪的思想是多源的，希腊给限度，尼采给断裂的时代前提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控诉的现代音量；但**“保存张力的并置形式+切除化解张力的收束装置”这一整套操作的原型，只在圣经的地层结构里现成地存在**——而加缪二十三岁时就曾在学理上解剖过这个结构。

五、三个环节：张力如何生成世俗救赎

剖层模型立住之后，荒诞哲学的内部构造与救赎的改写就可以在同一套语言里讲清。荒诞在加缪那里不是一个静态概念，而是一条生成链，可解析为三个环节。

成形：差异被确认并稳定为处境。荒诞的定义严格对应一个三元结构：渴望意义的主体、保持沉默的世界、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对峙。这个差异不是瞬间的，而是持续、重复，被固化为存在的基本特征——正如约伯的特征是义与祸的不匹配，传道者的特征是虚空与渴望的对抗。加缪对这一环节的守卫极其严格：他拒绝“哲

学自杀"（以信仰抹平差异），也拒绝虚无主义（以否定生命抹平差异）——两者都是取消张力而非承受张力。承认并命名荒诞，是整条链的第一步，也是他所理解的清醒。

抉择：张力强迫自由。差异一旦成形，人便站在必然的分岔口：要么借超越消解它，要么直面它并选择如何生活。加缪的推论朴素而彻底——正因为世界不预付意义，一切选择才全部敞开；荒诞由此不是自由的障碍，而是自由的条件。抉择在他的人物身上从不抽象：西西弗不终结生命而继续推石，里厄在徒劳里选择与病人站在一起，默尔索在死亡面前拒绝虚假的忏悔。行动不消灭荒诞，而是带着荒诞继续生活。

安顿：张力在忍耐与转换中释放。这一环节从忍耐起步——忍耐沉默的世界、忍耐无终极解答、忍耐死亡的必然——而后发生一次姿态的转换：推石本是惩罚，转换为自我选择的行动；抗疫本是徒劳，转换为团结的见证；受死本是绝望，转换为对宇宙温柔冷漠的接纳。转换之后，幸福作为**张力持续存在中的释放**而发生——不是张力消失的奖赏，而是承担本身带来的完成感。"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"：这句结语的全部分量在于，幸福被安置在收束层原来的位置上，却不来自彼岸。

至此可以给出本文最紧的一个判断：**加缪保留了救赎的语法，删除了救赎的收件人。**神学救赎的骨架是承认（罪与虚空）→接受（恩典）→安顿（平安）；荒诞的自我救赎是承认（荒诞）→抉择（行动）→安顿（幸福）——同一副骨架，相反的向量：前者指向超越者，后者指向自我承担。这不是巧合的同构，这是负继承的必然产物：切除收束装置的人，仍然继承了收束装置在结构中占据的位置，于是必须用世俗的材料把那个位置重新填满。西西弗的微笑，就是填在旋风原址上的东西。

六、边界与检验

先划边界，三条。其一，本文不主张影响一元论：希腊的限度、尼采的时代前提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控诉音量都是真实的合流，第四节已逐一让步；本文只主张"并置形式+收束切除"这套整体操作的原型出自圣经地层。其二，本文不把加缪基督教化，也不把他简化为反宗教斗士——剖层模型的一个副产品恰恰是解释这两派读法为何都能长期存活：读出宗教心灵的人抓住了他手中的并置层，读出彻底断裂的人看见了被他切除的收束层；两派各执一层，而层本来就是两个。其三，一切诠释命题皆有可错性，本文交出三条查证路径。

其一，语料分布检验。若负继承成立，加缪对圣经材料的**正面征用**应系统性地聚集于并置层文本与神义论场景（约伯式的控诉、传道书式的虚空、哀歌式的并置），而收束层材料（复活、恩典、末世应许）应仅以**拒绝对象**的身份出现。他的《手记》与全集俱在，分布可以统计；若发现其正面借用反而聚集于收束层，本文的地层学随即失效。

其二，形式分布检验。"向一个不回应的你控诉"的第二人称形式，应集中出现在圣经互文密集的场景（《局外人》神父戏、《鼠疫》布道之辩），而在纯希腊题材的书写中显著稀薄。若在无圣经互文的文本里，这一形式以同等密度出现，则它可由一般悲剧传统解释，本文关于形式来源的判断即应让位。

其三，生成路径检验。负继承预设加缪早年即已接触并敏感于基督教思想内部"未被化解的不安"。他一九三六年的学位论文已收入七星文库《随笔集》出版[2]：若该文对奥古斯丁式的躁动与张力毫无兴趣、仅作教义史的平铺处理，则本文的连续性命题被削弱；反之，若其中已见对张力结构的解剖，链条闭合。

本文不请求在信与不信之间为加缪指定席位——那是刻度问题，而他的位置在地层里。一个在隆冬里宣布自己身上有不可战胜的夏天的人，一个删去旋风却保留控诉、切除复活却续写救赎语法的人：他不是圣经的叛徒，也不是圣经的信徒，他是圣经并置层的单独继承人。西西弗在山脚下转身的那个瞬间，约伯的问题还在，旋风不会再来——而他微笑，因为那个位置，如今由他自己站着。

注释

[1] 一九四八年，加缪应邀在巴黎拉图尔—莫布尔的多明我会修院向修士发表讲话，明确以不信者身份寻求与基督徒的对话；讲稿后收入《时政评论一集》。

[2] 加缪一九三六年在阿尔及尔大学完成高等研究文凭论文《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》，处理普罗提诺与奥古斯丁的思想关系；该文后收入伽利玛七星文库《随笔集》。

[3] 本文所引圣经文句均据和合本；加缪作品的中文表述参照通行中译并核对法文原文语义，个别语句为达意所作的转述已避免使用引号。

参考文献

圣经（和合本）。

Camus, A. (1937). *L'Envers et l'Endroit*. Alger: Charlot.

Camus, A. (1938). *Noces*. Alger: Charlot.

Camus, A. (1942). *L'Étranger*. Paris: Gallimard.

Camus, A. (1942). *Le Mythe de Sisyphe*. Paris: Gallimard.

Camus, A. (1947). *La Peste*. Paris: Gallimard.

Camus, A. (1951). *L'Homme révolté*. Paris: Gallimard.

Camus, A. (1965). *Essais* (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). Paris: Gallimard.

Onimus, J. (1965). *Camus*. Paris: Desclée de Brouwer.

Srigley, R. D. (2011). *Albert Camus' Critique of Modernity*. Columbia: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.
